

监利山水迎春风

□安 频

往昔的监利，恰似一幅用岁月之笔徐徐勾勒的素雅田园画卷，每一帧画面都饱含着质朴与宁静。错落有致的乡村屋舍，那土坯墙承载着往昔的风雨，青灰瓦覆盖着悠悠的时光，袅袅升起炊烟，仿若大地与苍穹的缠绵情话，缓缓升腾于天际，诉说着农家生活的平凡与温馨。田间纵横交错的阡陌，犹如大地的掌纹，深深烙印着一代又一代农人辛勤劳作的足迹。

春耕之时，憨厚的黄牛迈着沉稳而坚毅的步，拉动着古老的犁铧，翻开那沉睡了一冬的土地，将农人们质朴而美好的希望，悉心播撒在这片肥沃的田野之中。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当春的使者带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轻盈降临，监利的山水瞬间从沉睡中欣然苏醒。杨柳临山临江而立，其翠影倒映于澄澈的水波之上，恰似一幅山水相依的诗意画卷；狮子山宛如一头卧静于绿野的巨兽，周身散发着葱茏的灵秀之气，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一抹雄浑而神秘的色彩。广袤无垠的田野如同一块巨大的绿色锦缎，向着远方绵延铺展。

监利的人文底蕴，更是如同一座深邃的宝库，在岁月中熠熠生辉。古老的荆楚文化在此传承，从传统的民俗节日到独特的民间技艺，无不彰显着这片土地的文化魅力。端午时节，龙舟竞渡于江河之上，鼓声雷动，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那是民众对屈原的深切缅怀，也是对团结奋进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还有那婉转悠扬的监利啰啰咚，质朴的唱腔、浓郁的乡土气息，传唱着这片土地上的岁月变迁。

城市的天际线被一幢幢高楼大厦勾勒得错落有致，现代化的建筑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倒映着蓝天白云，宛如一面面巨大的镜子，折射出城市的繁华与进取。宽敞整洁的街道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群，共同涌动着城市发展的强劲脉搏。

乡村亦在时代的浪潮中经历了华丽的蜕变。曾经那泥泞崎岖、让人举步维艰的小道，如今已化作平坦坚实的水泥路，蜿蜒伸向远方。现代农业科技的触角已全方位延伸至田间地头，无人机宛如一只只矫健的雄鹰，翱翔于广袤的蓝天之上，凭借着精准的定位和操作，高效地守护着这片希望的田野；智能灌溉系统犹如一位贴心的守护者，均匀而精准地润泽着每一寸土地，为传统农业注入了解新的活力与动力。更有不少思维敏锐的村民借助电商平台，将监利独具特色的农产品，如晶莹剔透的监利大米、肉质鲜美的监利河蟹、风味独特的监利团子等，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市场，不仅为自家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也让监利的美名随着这些特产远扬四方。

这片土地，始终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孕育着无限蓬勃的生机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共进，以坚定的步伐翻开新的一页，与监利一同豪情满怀地奔赴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在岁月的漫漫征程中，用心续写属于这片土地的荣耀华章，让监利的光芒在时代的舞台上愈发耀眼夺目。

又见清明雨

□王尚祥

时近清明，冷雨淅沥。掐指算来，我的老师离开我们三十年了。斯人虽逝，只要闭上眼睛，先生那瘦削、凌厉的形象，总会闪现在我的眉间。

老师是我的本家，祖辈、教授我的高中数学。四十九年前的夏秋之际，王老师走上了我们的数学讲台。上身白色衬衫，天气虽暑，但颈间纽扣仍规整扣住。下穿蓝色长裤，不知何故，一只裤管竟还卷起。脚下那双解放鞋上，分明还沾着泥土。我们望着先生冷淡、黑黄的脸，没有一位同学敢笑。倒是个个正襟危坐，期待第一节“分解因式”课程的展开。

先生明大义。我的老师毕业于荆州师专，后进入中学任教。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响应国家号召，毅然走下讲台，回到家乡，担任生产队长，带着村民风里雨里，泥里地里，勤耕苦作，收获春秋。先生虽家境贫寒，但奖状证书不少。十几年后，老师重返三尺讲台，那份装束就不以为怪了。而为我们讲授“分解因式”时的梗塞就更可谅解了。

先生特严厉。老师对自己的严苛可谓至极，严谨备课、精巧讲授、条理板书、悉心批改，不必细数。给学生的每一份试卷，每一次作业，他都亲自先做。哪怕是一道课前复习题，先生也会先行算解。每个学期结束，他都会积攒几大本装裱整齐的教案和习题解答。不出两年，先生的老师再次学习完了大学数学课程，迅速成长为全县骨干教师。他吃过多少苦，熬过多少夜，我们没有算过。但从他瘦削的身形，深夜窗前不灭的灯光，多少可以得到一些答案。先生对我的严苛也很严格。从高一到高二，他要我把所有的数学习题逐一解答后，刻字油印，装订成册，分发给全班同学。时值寒冬，手贴钢板，冷得刺骨。手推油印，满脸污浊，时有委曲、痛苦之感。说来也巧，高中毕业考试，政语数理化五科，数学最弱的我，竟然第一次得了满分，位列全年级第一。至于我梦想学得先生那手漂亮仿宋字的情结，就更难以释怀了。

先生更爱学生。那时的我们，开门办学、勤工俭学是经常的事，可老师是这样为我们争取的。要么据理力争，绝不让校长给我们班多派一点儿活。要么自己卷起裤腿，跳进泥里，插秧割谷，把我们的活儿抢着干，留给学生多一些看书写字的时间。每每如此，先生还常常以“我比你们力大能干”回答：“但不要忘记，回到学校，你们必须把落下的课程补上，把没有做完的习题解完。否则，我不会体恤、迁就你们的。”说到爱学生，先生对我的偏爱就更多了，帮我垫过多少学费，买过多少文具，经过多少纽扣，实在记不清了。但我记得，我平生吃的第一根油条，分明是您买的。

后来，我师范毕业，拿起教鞭，也成为了一名老师。也学着老师的样子，成为了一个受人称颂的园丁。每当我有新的进步时，收到的第一份鼓励，总是先生打来的电话。

后来，我又去到新的岗位，逢年过节，总会前去看望老师，先生一次比一次清瘦，也散了幾次新家，但那几口装满教案和题解的木箱，总放在他卧室的C位。先生弥留之际，我再次来到他的床前。先生拉住我的手，不解地问我：“尚祥，我一生教过很多学生，都说我很棒（不讲情面），没有几个喜欢我的，但你为什么亲近我？”我脱口而出，“您严苛、公正！”

窗外雨点更大了，又再次想起了我的老师。客在山城，不能前去“问候”，只能面向东方，注目相望，用我孙女的话，对先生说——

你想太爷爷的时候，就往上天看，因为太爷爷去了天堂！

码头的兴盛外，也目睹过许多发生在一码头水域的航行事故。其中有一件事我还摊上了小小的麻烦。

大约是1985年左右，汛期过后不久的一天上午，国企长江航运公司的一艘拖轮，顶推着三艘100吨左右的运煤驳船顺江而下，在这列船队驶近一码头上游水域时，我突然发现，码头下游本地港务局一艘舷号为228的拖轮，正在顶推几艘空载船队逆流而上过码头。

按照长江航行避碰规则，是逆水上行让顺水下行，空载让重载，这次会船，228船队无疑应该避让下行的长航运煤船队。不知为何，228船队却迟迟没有积极让出主航道，安全避让。急得下行的运煤船队不断鸣响汽笛预警。

眼见双方相距越来越近，依我曾经的驾驶经验判断，发生事故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是两个船队直接相撞，二是下行的运煤船队撞上一码头。果不其然，下行运煤船队在努力调整航线后，最终直接撞上了一码头。那一刻“轰隆”一声，有如地动山摇，船队巨大的惯性撞击力，使整个码头都在颤抖，万幸的是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事后我以《228消极避让，运煤船队碰撞码头》为题，给《中国河运报》写了一篇报道。消息见报个把月后，监利港航监督站一位领导找到我说，你的这篇报道，使228船队在事故处理中非常被动。问我写稿时为什么不过过港监部门同意。我说，我当时就站在江边上，整个过程看的一清二楚，就是因为228船队消极避让，才导致事故的发生。

在没有证据和理由推翻我观点的情况下，此事不了了之。

八

自1984年进船厂工作，我在一码头一直住到2021年5月才搬离，那里留下了我人生中最好的20多年时光。我离开的时候，因为荆江主泓南移后一去不返，监利港淤塞加剧，航运和商业都日渐没落和萧条。加上国家防洪政策的调整和长江环境保护的实施，沿江工厂和码头全部搬迁，一码头不仅已改造成今天的公园，也正在逐渐淡出监利人的记忆。

一码头的变化，从当年“乱石流浚回，波浪自成浪”，雄峙大江，惊涛拍岸的险峻，到今天绿树成荫，荻花曼舞，游人如织。它的消逝，用沧海桑田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或许一码头像一位独坐江边的智者，看淡了“逝者如斯”的过往，留下人当了“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况味。

尽管一码头的消逝是时代进步的使然，是提高人民幸福指数的举措，但我还是想说，应该让一码头永远留存存在监利人的记忆里。

这里应该有一座生生不息的生命灯塔！这里应该有一块永不消逝的纪念石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建一座塔，立一块碑，给后来人留一个寻觅历史的坐标和监利人民百年情感记忆的基石，同样也可增添公园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让后人铭记监利人民与洪水抗争的不屈精神以及那些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级，竟然当上了主要负责人。
岁月如梭，转眼几十年过去，虎子从“小虎”“虎工”“虎总”，一直到后来的“虎董”。他不仅处理“外”事是一把好手，在“内”也是治“家”有方，他家有外家，花外有花，“虎儿”“虎孙”生了一大堆，家资也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这些年，大狗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他从“大狗”“狗叔”，成为后来的“狗爹”，尽管没有大富大贵，但行有车，住有楼，天天鸡鸭鱼肉不离口，儿孙满堂，妻贤子孝。可就是每每想到虎子总是“高高在上”的身影，又隐隐觉得，他很可能是 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狗爹心里就像吊着个秤砣为他担心，虎子在单位每“升”一级，狗爹的头就每低一分，腰也快要到了地下。

2020年，听说虎子受到上面“打虎”“拍蝇”影响，许多人拍手称快，狗爹心中竟然一点也不难过。
可是虎董毕竟经历过大风大浪，一番上下运作，竟躲过了此一劫。

很多人白欢喜一场，心中很是忿忿不平，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在网上瞎掂掇，发泄许多怨气戾气。
虎董毫不在意，不想乐极生悲：与一群同仁摆筵庆贺，身体异常发福的虎董引发了三高，当场便猝亡。
消息传来，狗爹虽然也伤心了好一阵，鼻涕眼泪也流了一大把，但腰杆却不由自主地挺直了好几天。

从此，狗爹心中那块秤砣彻底放下，浑身上下无比轻松，抬头挺胸，走路带风，身体越活越年轻。

狗爹寿命极长，竟活到了2060年，有关部门举办了“全县百岁寿星庆典”仪式，狗爹荣享选中。

一群老寿星被人换上舞台，狗爹稳坐中央，他居高临下，俯视台下，竟然发现那里坐着一个酷似“二狗”的年轻人，哦，原来是新任的负责人——“虎重孙”。

狗爹心中倏然冒出一丝快感：二狗啊！哥哥终于比你“高”了一回，哥哥的话，你以后可要行得正坐得稳啊……

远逝的一码头

□田声传

公路上有各种交通标志，长江航道上也有。内河航标分为引导航行、指示危险和信号三类。在颜色区分上，面向下游，左岸为白色（或黑色），右岸为红色；夜间光色左岸为绿光（或白光），右岸为红光。灯塔是一种固定航行标志，往往设在重要危险水域，比一般航行标志更醒目，指示灯光更强。一码头上的灯塔是荆江航道上的一座重要灯塔。

1983年前，一码头对面的乌龟洲没有现在这么高，面积也没有这么大，只是在冬枯水季节才偶尔露出江面。每当船队逆水上行返回监利港时，如果是晚上，只要航行到今天的新洲码头附近，就能远远地望见一码头灯塔上一眨一眨的灯光。这时，船员心中回家的亲切感油然而生，许多船员便一直坐在船上，等待到港靠岸的时刻。

如果船队是从上游沿江而下，过了塔市驿，也能看到一码头灯塔上的灯光。但是，从这个方向看灯塔上的灯光，如果不是有经验的船员和驾驶员，很难把灯塔上的的灯光与港口码头上的其它灯光分辨清楚。

六

1984年，我调到长江船厂工作，厂址就在一码头上游200多米远的地方，离一码头更近了。

一码头既是码头，也是监利港口码头的组成部分。当时一码头上游有轮船码头和货运码头。码头上有开往湖南岳阳和塔市驿的客轮。来监利赶集最多的人，是塔市驿的客商和一码头江对面的村民。所以码头上除了客轮外，还另有一艘专门接送赶集村民的渡船。

记得有一年，民政部门搞刮刮彩票抽奖，一等奖是一辆价值四万余元的小客车。抽奖销售第一天，即有塔市驿彩民中得一辆。在当时，个人中得四万余元的奖品，还是十分惊人的一个数目。奖品领回去后，轰动一方，随后几天，塔市驿那边前来抽奖的人群成群结队，絡绎不绝。

南来北往的客商，带火了码头上的商业。从荆江大堤下坡处至码头江边，所建房屋自动形成一条街道，其中，不乏二三层的楼房。除餐饮业、副食和农资批发生意十分兴旺外，每年桃李、瓜果成熟上市时，来自塔市驿的产品特别抢手，本地许多商贩都来码头上进货。商贸兴起后，有银行曾在这里设了一家储蓄点。

对吃货们来说，码头上的“江眯子鱼馆”最负盛名，主打烹制长江里的鲇鱼和“水胖头”。关于“水胖头”这种鱼，不仅是我，甚至江上打渔的渔民似乎都不知其本名。其形与黄鲇鱼一样，但长大后体型要比黄鲇鱼大得多，且肉质鲜美。这种鱼喜欢激流深水，石缝中觅食，一码头上下游是它理想的栖息处，所以很多钓鱼爱好者都喜欢到一码头水域钓鱼。有天中午，我曾在码头下游的反凹里，钓到过一条两斤二两的“水胖头”。现在市场上已极少见到这种鱼，有一种养殖的，形态差不多，但其味差远了。

七

在长江船厂工作的那些年，除了见证一

狗爹

□付中华

来了：

那天，很久没见面的虎子回来找他：“哥哥哥哥，现在有一个好工作，你不去去？”

原来“二狗”变成“虎子”之后，这下吃穿不愁，快乐成长。继父把他当宝贝养，又不惜下血本供他上城里读书，实指望他完成学业后有个好前途。但他生性顽劣，看见书本就头疼，这天逃课上街闲逛，看到一家企业招工，心中大喜，赶紧跑回老家，拽上大狗就奔城里。（以下200余字改编自拙作闪小说《到底说啥》）

外人的那些闲言碎语，大狗本不太在意，烦烦外婆婆天天不在耳边数落他：“活该你吃苦受累，机会来了都不会把握，明明你可以过上和虎子一样风光无限的生活，可你偏偏不会利用那一泡尿、一块砖……”带着老子爷儿一家老小都跟着你这憨狗头受洋罪！注定要苦且生活一辈子！”

她也没多想，很多时候，是性格决定命运！就算大狗真有虎子的机遇，他未必会有虎子的“机智”！再说，倘若大狗真有虎子的命运，那么他的生命轨迹也可能不会与她交集了。

尽管虎子给大狗家也带来了大包小包礼物，但众人的闲话，他们兄弟之间强烈的反差冲淡了那份喜悦，大狗与虎子之间的亲情越来越疏远了。

虎子在城里发展得越来越好，好在他在城里上班，一年之中难得回老家几天，眼不见心不烦，大狗老婆也唠叨得少了，他心里也静了许多。

命运就是那么奇妙：一天大狗老婆欢天喜地回家“报道”：虎子犯事了！他在城里吃喝嫖赌、违法乱纪，被企业开除了，明星媳妇也跟人跑了，现在灰溜溜回了老家……

大狗听了，尽管心里也挺为亲兄弟担心，但心下却莫名其妙的一松，感觉腰板都直了些。

可是人家虎子不愧是“虎子”，丝毫不在意这点挫折，跟老支书他继父说说好话，走走老关系后门子，很快就为他在乡里某单位找了件差事。

是“金子”在哪里都发光！虎子天生就是“干大事儿”的料，他善于逢迎，敢做敢当，很快就在单位崭露头角，又经过多年磨练，一级一

一

矶或码头，是指三面环水，一面接岸凸出于江河岸线的独特地貌，形似半岛，具有保护河流岸线和防洪安全的作用。宋代词人陆游在《入蜀记》中写道：“凡山临江皆曰矶，篙工并力撑之，乃能上。”

监利城南没有山，却有一码头。“万里长江，险在荆江”，为了治理荆江水患，史料记载，1928年，监利开始修建一码头，顶推导引直冲城南的江水。

写一码头的念头，在我脑海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延至今日动笔，缘于蛇年正月十八的一次出行。当日，在到达荆江大堤拐弯一码头的路口时，突然想起附近曾立有一块介绍一码头历史沿革的石碑，便想去看看。遗憾的是石碑没有了，只剩一截残缺的碑座裸露在那里。心想可能是因为修建公园的原故，石碑被挪到别的地方去了吧。

寻找途中，看到了一块“监利滨江体育公园简介”的不锈钢牌。上写：监利滨江体育公园北临江城路，南接长江故道，东西延伸至长江大堤，占地10万平方米。

看罢，内心莫名感到一阵失落。哦！也许这里再也不叫一码头了吧！这才觉得是该写写一码头了。

二

我的父辈以驾船为业，上世纪70年代机械化兴起时，父亲在一条60马力的拖轮上做炊事员。那时，我在朱河乡下老屋读书，大约是读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寒假，我回到父亲身边，父亲工作的拖轮正好停在一码头上游不远处进行维修。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一码头。印象中码头周围没有像样的房子，只有一些零星用芦苇搭建的棚子，连大堤内现在贺龙体育场、老电力局、原玉沙中学这一大片地方也都是莲藕水塘。堤外江滩上，目之所及，除了荒草就是一片护堤的歪脖子杨树。

那时，西门渊是有水的，每年汛期前后江滩漫水时，堤脚壕沟中，自上游穿拆埝至西门渊，还有抄近路或避风浪的驳船行驶。

按照汉字形声象义的特点，但凡地名中能带个渊字的，必然与水有关，而且是深水。按《说文》对渊字的解释：“渊，回水也。”意为打着漩涡的水。

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年汛期过后不久，西门渊的堤面自正中间裂开，近百米堤面往西门渊内塌陷了2米多深，引来好多市民围观。

三

老一辈的很多人都知道，在没有自来水的年代，监利城区曾有个“董憨包卖江水”的掌故。“卖江水、卖江水，西门渊的好江水。”每当清晨或黄昏，大街小巷里时常能听见“董憨包”挑着一担江水，沿街叫卖的吆喝声。他卖的江水就取自西门渊。除“董憨包”在西门渊挑江水卖外，也有许多城区居民来西门渊挑水、洗衣。

靠城区上堤坡的路口曾开有一家茶

狗爹“苟且”了大半辈子。
那年大饥荒，他与孪生弟弟出生了。
日头早已落山，鸡上笼、猪入圈、牛进栏，一群饿得东倒西歪的大人们，借着天上的一弯寒月，扛着锄头、钉耙等农具收工了。
父亲回到一间四面透风的小屋，看看摇窝（摇篮）里被破棉絮包裹得像个两个粽子似的小生命，又看着脚边两只摇着尾巴的小黑狗，叹了口气，恹恹说，他俩就叫“大狗”“二狗”吧。

或许“狗”的命够硬，“狗”兄弟俩尽管从小缺衣少食，多灾多病，可竟然捱过了那三年困难时期，随后也跌跌撞撞地长大了。
不过，那年月如“大狗”“二狗”般长大的农村伢们也不少，他们只要每天有三顿红苕管饱，就觉得幸福无比。

其实狗爹也有两次逆天改命的机会。
十岁那年，他与二狗同睡一个铺，晨觉正香，二狗一泡尿憋不住，梦中“下了汉口”，惊醒一看，身下床单能拧出水，不禁瑟瑟发抖，深恐父亲大巴掌扇屁股，小眼一眨，便将大狗悄悄推到湿处，随后自己缩到干的地方躺下。

正巧在村里当支书的大伯过来，他与妻子结婚多年没有生育，想把长相憨厚的大狗过继当儿子，今早上门兄弟家，要把大狗接走。
哪料揭开被窝一看，大伯脸色倏变：“我的个妈呀！这大狗真是个属‘狗’的，在床上都用了这大一滩记号……”不说啦，我们要二狗这伢儿！”

就这样，二狗进了大伯家的福窝，当然，这“二狗”名字也得改改，大伯取了个生猛名：虎子！

大狗那时懵懵懂懂，丝毫不觉委屈，反倒替“虎子”高兴得欢呼雀跃。

大狗家里穷，尽管酷爱读书，但条件不允许，上不起学，小学没念完就辍学，回家帮忙寻猪菜、收牛粪、干家务，十五岁就成了壮劳力，但他一点也不觉辛苦，反而感到能分担家庭负担，多挣工分多分口粮，心中无比荣耀和自豪。

十八岁那年，又一次改变“人生”的机遇